

返朴

归真

余达忠/著

侗族地扣「三」节文化诠释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贵州本土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返朴归真

——侗族地扪“千三”节文化诠释

余达忠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返朴归真/余达忠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1
(贵州本土文化.2002/周国茂主编)
ISBN 7-5059-3832-0

I.返… II.余… III.侗族—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研究—黎平县 IV.K892.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1195 号

书 名	《贵州本土文化 2002》丛书(共 9 册)
主 编	周国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刘之侠
责任印制	孙国勇 邢尔威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8 千字
印 张	5
插 页	18 页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832-0/I.2954
定 价	10.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地扪是一个古老而古朴的侗寨,建寨历史有千年了。由最初的一个房族发展为一千户人家的千三支系。千三节就是地扪千三支系的侗家人寻根祭祖的祭祀大典。作者深入千三进行田野作业,用文学的语言,通过笔记的形式,对千三人古老古朴的祭祀进行人类学的追溯和深度描述,展示了千三节的全过程,提示了节日的功能意义及在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凝聚民族意识、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作用。

目 录



1、寻找天府 (1)

去天府旅行 好大一座山寨
建立理想的生活
龙额坳上的姑娘
寻找高处的水
溪峒之民——生命的家园



2、千三总根 (17)

一座古老的村寨
源源涌出的水 祖公上河
水的文化意象 总根在千三
古朴的欢迎仪式
幽深曲折的村巷
千三的意义



3、塘：一个水的文化寓言 …………… (37)

走进地扞——塘公祠

“塘”的原型意义

世间一切萨最大 古朴的萨坛

萨神崇拜 村委会与寨老

氏族联合体 结对门亲

鼓楼的象征意义



4、冬日情结 …………… (56)

祖先情结 长长的冬夜

寨老徐明先 火塘议事

歌师和戏班 冬日的广场

村会计顺华 归乡的青年们

春天的脚步



5、寻根祭祖 …………… (69)

节日的功能 传牌

亮丽的风景 走向萨坛

祭萨 塘公祠晨景

塘公传歌 最纯粹的山泉



6、用生命歌唱 (82)

聚族而居 饭养身,歌养心
唱大歌的女孩
领唱祭萨歌的女寨老
节日放歌 表达青春
歌师吴顺章 拦寨
哆耶



7、戏中人生 (100)

侗族地区开发史
汉戏的移植 侗戏鼻祖吴文彩
侗戏的特征 立坛请师
文彩的传奇故事 唱对台戏
古戏台 去亲家寨唱戏
勿也戏(做戏客) 跳加官
戏为媒



8、高高的桅杆 (117)

高高的桅杆 牛的象征意义
斗牛的形式 神示 买牛
圣牯“国让” 吃角食
牛王出征 斗牛 竖桅杆



9、进入明天的姿势 (129)

节日的源起与衍进

祭萨与千三节 平安节

农耕文化

节日的开放性与内在张力

古老而年青的千三节

地扞的姑娘们 动摇的传统

走向明天

主要参考书目 (145)

后 记 (146)



1、寻找天府

去天府旅行 好大一座侗寨
建立理想的生活 龙额坳上的姑娘
寻找高处的水 溪峒之民
生命的家园

— 返璞归真 —

朋友，请你随我到一座古朴而宁静的侗寨去进行一次文化旅行吧！

这是一次去天府的旅行。2000年10月，在贵州黎平举行的中国侗族鼓楼文化艺术节上，会议组织者让我们选择一个侗寨参观考察，提供的侗寨中就有地扪。这是地扪第一次以文化风情的特色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但我对地扪仍然是一无所知，和我同行的好几个侗族研究专家对地扪也所知不多。会议还提供了肇兴、纪堂、堂安等几个在侗族文化上赫赫有名的侗寨，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去这些侗寨，只有极少的人出于探奇的念头，选择了去地扪。侗族青年作家、学者潘年英对我说，我们去地扪，一定有意思的。我的想法正一样，肇兴去过多次了，很想到一个从未到过的侗寨去。我们是冒着淅淅沥沥的秋雨踏上去地扪的旅程的。

在车上，侗族民俗文化研究专家、原榕江县文化馆馆长张勇风趣地说，不要说去地扪的人少，我们这是去天府——吉祥着哩！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侗族古歌中的“天府”，地扪正属于古代“天府”地区。我们确实是去天府旅行。

“天府”是侗族古地名，系侗语“好地方”的意思。黎平西部的坝寨、青寨、流黄、高近、寨头，榕江县东南的归利、归柳、孖尧等地方，在地理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府”地区，地扪、茅贡等村寨和这些地方连在一起，一般也看作是天府地区。这一带地方生活的侗家人，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侗”，是侗族的一个重要分支。

从黎平县城关的西门出发，翻越海拔近一千米的青龙岭，在两列逶迤的山脉夹峙中，有一片狭长的谷地，这一片谷地上，依山而建，散落着十余个侗寨。这就是侗族历史上著名的天府地区。黎榕公路正从天府地区穿过，象一条蜿蜒的青藤，把这些大大小小的侗寨串联了起来，这些侗寨就象结在这条长青藤上的青色的果子。由青龙岭顺着公路盘旋而下，到了谷底就是坝寨，由坝寨过去是青寨、流黄、高近，再过去是寨头、茅贡，由茅贡向北沿一

条村级公路走5公里,就到了地扞了。

这是一个落拓在深远大山中的古朴的侗寨。由茅贡向北,公路依着山势缓缓向上而行。这是一条典型的乡村公路,路面是用黄土和砂页岩铺砌的,凹凸不平,正下着雨,更是泥泞不堪。汽车吃力地行走在公路上,在拐弯和上坡的地方还时常打滑。为了保证车子能开进去,乡里专门组织村民拿着铁锹、锄头在容易打滑的地方护路,随时准备垫沙子或推车。我们不知道地扞在哪里,公路只是依着山势曲折而行,公路左边是俨然的山壁,右边看去,是一片漫漫的林海,看不到人家,甚至看不到耕地,只有丝丝缕缕的雨雾飘浮在枝桠间,时而有一两只鸟在雨中穿行,让人感到一种深浓广大的寂静,仿佛日子和人生都一下子离得很远很远了……

地扞是隐藏在尘世生活之外吗?当车子转过一个弯,沿着一面斜坡上到一个垭口的时候,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四面群山环抱中,有一片呈S形的谷地,一条溪流自西而东,由远远的山谷流来,穿过谷地蜿蜒而去,依着溪流,人家错落而立,向着两边的山幔延展,古树青竹静静立在山幔上,忠诚的护卫着村寨……好大一座侗寨,同车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慨!这就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天府侗寨地扞。

天府是好地方,它代表的是侗家人对生活的一种理想。

1986年暑假,我和朋友陈启鹏在黔桂交界的乡村进行民族教育调查,就搜集到一个关于侗家人人生理想的美丽传说。那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关注民族问题。我们是骑自行车进行这次旅行的,由黎平县的中潮镇出发,经过了永从、皮林、肇兴、洛香、龙额、地坪、高安、富禄等著名的侗寨。那天,我们已经在著名的地坪风雨桥上坐了一整天了,时不时又到桥下的南江河里去浸泡、嬉戏,当地的几个儿童也一直在水里陪着我们。桥下泊着两只小木船,儿童们挨挤着扒在船沿上,不知是小船牵着他们在漂泊,还是他们推着小船在摇晃,我们软软地躺着,任小船悠悠荡漾,甚至在小船里浅浅的睡过



图1、依着溪流,人家错落而立,向着两边的山幔延展,古树青竹静静立在山幔上,忠诚的护卫着村寨……好大一座侗寨。

去了。太阳渐渐西斜了,已经泛出一层浅浅的红晕,在水面觅食的鸭子的叫声也透出几分苍凉来,河岸边树荫下老牛的哞声长长的,似乎要把漫漫的黄昏带出来。这时我们才想起应该继续我们的旅行了。我们便告别了风雨桥,告别了这一泓幽幽的碧水,告别了这些赤条条的还在嬉水的儿童,骑着自行车溯水而上,向龙额而去。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走,我们这次旅行是很散漫的,很多时候是想走就走了,想停便停了下来,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一天我们应该是在地坪住下来的。这横跨南江河上的壮美的风雨桥,这幽幽的碧水,这些天真纯朴的儿童,这些沉着的老牛,甚至那从远远的弄相山森林里缓缓弥漫过来的黄昏都可以留住我们的。但我们还是跨上自行车上路了,似乎感觉到有一个关于家园的传说,一个关于理想的传说在前面等着我们……在太阳已然幻成凝凝的殷红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龙额坳上。在

这里，我们遇上了培英，一个我的感觉中最美的侗家姑娘。我们停下车来，准备在坳上的井泉喝水，稍事休息，这时，培英她们几个女子也正从龙额走到坳上来，也到井泉去喝水。她们略有些羞涩地笑笑的望着我们，用软软的侗语对我们说，请你们先喝。我们则油滑的说，请你们先喝。通过水，我们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向那个关于水的传说。

这几个姑娘是前面翻过坡去一个叫登赛的寨子的，今天龙额赶场，她们是来龙额买回销粮的。龙额、肇兴这一带地区，山多田少，粮食不够吃，每年到三四月份，就开始缺粮了，主要就靠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接济，或者成群结队到外面去打工，为家里省一份口粮下来。那时还未有到广东等沿海地区去打工的热潮，打工主要在本县或邻近县粮食状况稍好的平坝地区。洛香、贯洞、龙额等场集，主要就是四近老百姓来买粮的。培英她们几个每人担着三十四斤粮食登上龙额坳来，加上天气又热，脸上都红扑扑的，在殷殷晚照中，更是洋溢着一种动人的光泽。我们沐浴在浓稠的晚照中，依依不愿离去，不知道是不愿离开这几个美丽的姑娘，还是留恋夕阳在山的这一幅美丽的画面。在夕阳变成凝凝的殷红的时候，我们上路了，但不是去龙额，而是随培英她们去了登赛。培英她们站起来，笑吟吟地说，太阳都回家了，你们也跟我们回家吧！

回家。我们一下子感到我们已经漂泊很久了，是需要回家了。我们对视了一下，毫不犹豫地跟随她们走上了回家的路。象一尾鱼要游向它的水域，我们游向了那个关于家园、关于理想的传说。

由龙额坳翻坡过去，走上约四五里路，就到了登赛。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寨，在贵州和广西的交界上，有一半人家属于广西，一半人家属于贵州。培英家住在广西地界，但却属于贵州。种田、种地都要走七八里地，翻两个坳到贵州地界去。我们到她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父亲带着两个弟弟出门找口粮去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见她带了几个高高大

大的男人到家来，母亲愣怔了一下，立即热情的招呼我们在火堂里坐下来。她告诉母亲，说我们是她在路上拣来的“腊嘎”（侗语，即汉族小伙子），回不到家了，就带回来了。母亲说，回家来就好，回家来就好。便把火加旺来为我们做饭。母亲的手筋络曲脊，象地图上河流的曲线。看着母亲沧桑劳累的手，我们的心陡地震动了一下，觉得我们这样走进她们的生活中来，有些草率了——或许我们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的这餐饭，要吃去她们母女几天的口粮呢！

我们静静坐在火堂边，看母亲进进出出地忙着，心里隐隐的有些不安。母亲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连连说，回家了就好了。回家了就好了。晚饭做好了，母亲静静地看着我们吃饭，她说，走山路累了，要多吃。她一边看着我们吃饭，一边向我们讲起了那个传说，讲起了那个寻找高处的水，寻找家的传说。侗家祖先原来住在一个叫胆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连祖先自己都不知道有多远。那里有宽宽的田坝，有密密的江河，但田总在高处，水总在低处。祖先就一心一意想走到水的高处去安家。便在一个有雾的早晨，向着水流来的方向射出一支箭，随着那支箭去寻找水的高处，箭落在哪里，人就落在哪里。那里就是新的家。祖先就带着一族人坐着枫木舟沿河上来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地方，后来就落在这里……说着说着，母亲就唱起歌来。唱什么我们听不懂，但感觉出不是情歌的那种调子，而要深沉得多，庄重得多，浸淫着如水的忧伤。泪水在母亲眼里汪着，表情宁静、沉着，慈祥中透出一种坚毅。我感到有一片茫茫大雾横在眼前，一条莽莽大河如蛇一般穿行在大雾中，但看不到它，只听到它宏阔、沉厚的波涛声，一群人喊着号子，向大雾深处溯水而去……

我们问母亲，找到那支箭了吗？母亲茫然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古歌里面没有唱——千百年来，古歌就是这样唱的。

母亲守着为我们盛饭，我们又看到了那双劳动着的宽大的手，那双网络

着象河流一样的筋脉的宽大的手。我突然想，我们或许就是溯着这些河流上来的吧！

这个晚上，母亲为我们唱了许多歌，都是老人们在火堂边唱的那些古歌。我们虽然听不懂这些古歌，但侗民族乘枫木舟溯水而上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印象中。姑娘们来了，母亲就不再唱歌，她默默的退到了火堂边上的阴影里，当姑娘们开始为我们唱情歌的时候，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回房休息去了。姑娘们陪着我们唱歌一直唱到天明。她们挨着如豆的油灯一边一针一线的绣着花带，一边撩开嗓音缓缓地唱了起来。深浓的夜色衬着她们青春娇美的脸，眸子清明纯净，象一泓幽幽绿水。她们柔婉清丽、深情忧伤的歌声如水一般汨汨漫溢，静静的、柔柔的沿着油灯渲染的桔黄色晕圈缭绕，洇开来，再慢慢浸淫到夜色中去。我们的心一下子凝结起来，时间凝固了，夜色也停止流动，一切都在静静的倾听、领悟。深绵的情意不绝如缕从她们心灵深处流出来，流出来，象一条涓涓溪流，依依缭绕我们。我们的心浮在溪流上，安谧荡漾、漂泊，漫过柔和的桔黄，流向博大的夜色……

黎明不知什么时候到来了，太阳如潮水一般涌来。她们的歌声浮在清晨的阳光中，村舍、房屋，近树、远山，一点一点从夜色中浮现出来，整个山野一片苍莽，无比博大。我们在垭口向培英道别。她们要上山去了，进入她们的日子中，我们也踏上了露水淅淅的山路，又开始了我们寻找的旅程……

后来，当我开始有意识的进行侗族文化的研究的时候，才知道，在南部侗乡到处都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有一首《祖公上河》的古歌，就是专门叙述侗民族的这一段迁徙史的。

侗族是古越族中“骆越”的一支，曾经生活在珠江下游岭南的水乡泽国，大约在秦汉时代，陆续开始溯水而上，迁徙到黔、湘、桂交界的山地中，成了云贵高原向东南丘陵过渡的这片斜坡地带的山国子民。在侗族古歌中，导致侗族迁徙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是为了寻找高处的水，但导致侗族

— 返璞归真 —

迁徙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战争。秦汉时代,秦汉王朝曾两次向两粤用兵,规模都很大。一次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慰屠睢率 50 万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向岭南进军;一次是汉武帝元年(公元 111 年),南越丞相吕嘉公开举兵叛乱,武帝发兵前往征讨,平定叛乱。两次征讨,使百越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瓦解。各部落只好“相置桀骏以为将”,向秦王朝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安全地带迁移。从当时形势来看,岭南地区的正东南正是秦兵进军的主要方向;南面则是大海,西南是今越南南部,据《水经注·叶榆水》称,有秦灭蜀时南逃的开明王子蜀王子泮(称安阳王)建立的瓯骆国。而北面的今贵州地区,除东北部已纳入秦黔中郡,西北部因常安通“五尺道”而被秦势力控制外,其余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均为秦王朝政治统治势力之空白。同时,今黔桂边境一带,虽然崇山峻岭,但不少江河如红水河、龙江、都柳江等均流经两地,便于沿河谷地带溯江而上,因而这一带地区便成为西瓯、骆越迁徙的主要地区。^① 迁入贵州南部东南部的骆越族,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各种条件的影响,逐渐发展为单一的民族,即今天的布依族、侗族、水族。在各个地区流传的侗族史诗,多有溯都柳江迁徙北上的传唱:

我们侗族祖先,
落在什么地方?
就在梧洲那里,
就在浔江河旁,
从那胆村一带走出,
来自名叫胆的村庄。^②

^①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26 页。

^② 杨国仁、吴定国编《侗族祖先哪里来》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 页。

为子生存，侗民族被迫离开世代耕作的田亩、溪塘，乘坐枫木舟，开始了侗族历史上的大规模迁徙：

男的上山砍树造船，
女的在家收拾行装。
百事千般准备好，
沿着胆村把江上。

撑了一滩又一滩，
划过一塘又一塘，
人多心齐力量大，
滩陡水涌哪能挡。^①

过了大江进小江，
水浅船只不能上；
忍痛丢下家乡撑来的船，
含泪拿起异地砍下的拐杖。

祖公肩背雨伞食粮，
祖婆挑起家什衣裳；
牵着孙男孙女，
走进那层层雾障。

大路变小路，

① 杨国仁、吴定国编《侗族祖先哪里来》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 页。